

初識清華簡

李學勤著
中西書局

初識清華簡

李學勤 著

中西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初識清華簡 / 李學勤著. —上海：中西書局，

2013. 6

ISBN 978 - 7 - 5475 - 0523 - 6

I . ①初… II . ①李… III . ①竹簡文—研究—中國—

戰國時代 IV . ①K877. 5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076954 號

本書係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攻關項目“出土簡帛與古史再建”(09JZD0042)、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項目號：10&ZD091)、清華大學自主科研項目“清華簡的文獻學、古文字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初識清華簡

李學勤 著

責任編輯 張 榮 秦志華

裝幀設計 梁業禮

出版發行 中西書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號榮科大廈 17F(200023)

經 銷 各地 中西書局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張 13.5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 - 7 - 5475 - 0523 - 6/K · 111

定 價 39.00 元

目 錄

- 1 初識清華簡
- 9 論清華簡《保訓》的幾個問題
- 15 清華簡中的周文王遺言《保訓》
- 19 周武王、周公的飲至詩歌
- 24 清華簡《保訓》釋讀補正
- 29 清華簡整理工作的第一年
- 33 “國學熱”中談清華簡
- 48 清華簡九篇綜述
- 61 從清華簡談到周代黎國
- 67 釋“鉤”爲四分之一
- 70 《程寤》、《保訓》“日不足”等語的讀釋
- 76 劉國忠《走近清華簡》序
- 78 論清華簡《楚居》中的古史傳說
- 87 釋清華簡《金縢》通假爲“穫”之字
- 89 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
- 99 清華簡與《尚書》、《逸周書》的研究
- 110 紂子武庚祿父與大保簋

- 115 由清華簡《金縢》看周初史事
123 清華簡《楚居》與楚徙郢郢
127 論清華簡《耆夜》的《蟋蟀》詩
135 清華簡《祭公》與師詢簋銘
140 清華簡關於秦人始源的重要發現
145 清華簡對學術史研究的貢獻
148 論秦人初居“邾墟”的地理位置
153 清華簡《繫年》“奴叡之戎”試考
157 《繫年》出版的重要意義
160 從《繫年》看《紀年》
163 清華簡《繫年》解答封衛疑謎
167 由清華簡《繫年》論《紀年》的體例
172 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
186 關於清華簡中的“丁”字
189 由清華簡《繫年》論《文侯之命》
195 論清華簡《說命》中的卜辭
198 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寔天之不易”
202 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的結構
207 “九紂”與“九律”
——兼釋商末“己酉方彝”
211 後記

初識清華簡

一、戰國竹簡入藏清華

清華簡，指的是清華大學最近入藏的一批戰國時期的珍貴竹簡，由於見諸媒體報道，現在已經廣為學術界以及社會公衆所知了。

這批竹簡是由清華校友捐贈搶救回來的，以前曾較長時間流散境外，所以在我們看到的時候，可以說是險象叢生。記得竹簡來到清華的那一天是 2008 年 7 月 15 日，天氣很熱，暑假業已開始，我們本來想只加以基本的維護，等到開學再展開工作，但是經過仔細檢查，發現若干簡受有污染，請化學家分析，證明有霉變損壞之虞。校方對此非常重視，決定立即組織專家清理保護。大家放棄假期，全力投入，在白手起家的條件下建成符合要求的實驗室。這項細緻而又繁重的工作，直到 10 月中旬才告一段落。

據在清理中的初步統計，清華簡共約 2 100 枚，這是以整簡和斷片一起計算的，其中整簡的比例很大，而且簡上一般都有文字。簡的形制多種多樣，最長的達到 46 厘米，最短的僅有 10 厘米左

右。簡上面的墨書文字出於不同書手，風格不盡一致，大多結體精整，至今仍很清晰。少數簡上，還有紅色的格綫，即所謂“朱絲欄”。

10月14日，清華邀請了李伯謙、裘錫圭等十一位專家，對這批竹簡進行觀察鑒定，“一致認為，這批戰國竹簡是十分珍貴的歷史文物，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是前所罕見的重大發現，必將受到國內外學者重視，對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文獻學等許多學科將會產生廣泛深遠的影響”。這是鑒定專家們在“鑒定意見”中作的論斷。

由於集中力量做簡的保護工作，還來不及詳細審視簡的文字內容，更談不上釋讀研究了。不過通過清理間的大致瀏覽，以下三點是可以確定的：

第一，這批簡的性質是書籍。大家瞭解，已經發現的戰國竹簡（還有帛書），總的來說可以分成書籍和文書兩大類，還有多見的遣策，即隨葬物品的清單，也可附於文書類中。清華簡初步觀察都是嚴格意義上的書籍，沒有找出文書以及遣策。

與這批竹簡同來的，還有一些漆木容器的殘塊，上有美觀複雜的彩繪圖案。經過試行拼合，顯示可能是原來貯放竹簡的書笥。在一塊殘部的側面，粘連着一小段竹簡，簡上有字可以辨識，這加強了容器與簡相關的可能性。

第二，這批簡中的書籍大多與歷史有關。如果按照傳統的四部分類，有的屬於經部，但其內涵仍是富於歷史價值的。這與過去發現的戰國竹簡書籍，如著名的郭店簡、上博簡以儒、道著作占多數不同。

作為隨葬的書籍，總是和墓主的身份與愛好有一定關係的，比

如說 1972 年出土的銀雀山漢簡主要是兵書，墓主顯然是位軍事家，所以我曾戲言“這次是挖到了一個歷史學家”。

第三，這批簡裏有《尚書》。《尚書》本為古代歷史文獻的彙編，列於經典，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據。秦代焚書，禁止《詩》、《書》、百家語，《尚書》大多佚失。清華簡中已發現有多篇《尚書》，有些篇有傳世本，如《金縢》、《康誥》等，但文句多有差異，甚至篇題也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見的佚篇，在傳世本裏沒有，或雖見於傳世本，但後者是偽古文，如《傅說之命》，即先秦不少文獻引用過的《說命》，和今天流傳的《說命》偽古文不是一回事。

清華簡還有一項重要內容，是一種編年體的史書，所記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戰國前期，與《春秋》經傳、《史記》等對比，有許多新的內涵。特別要指出的，是這種史書體裁和已看到的一些文句，都很像《竹書紀年》。

《尚書》和類似《紀年》的史書，對於歷史研究的意義，是關注中國歷史文化的人們都知道的，其重要性確實難於估計。寫到這裏，我不禁聯想到前輩學者王國維先生八十多年前的一次講演，很可以作為評價清華簡的參考。

二、王國維的著名講演

這裏要提到的，是王國維 1925 年 7 月在清華作的一次講演。

熟悉王國維生平的都知道，1925 年初，清華學校籌建研究院，就是後來通稱的國學研究院。2 月 12 日，研究院籌備處成立，吳宓先生被委為主任，第二天，他便進城謁見王國維先生，敦請任研究院導師。王國維受聘，於 4 月 17 日遷入清華園，積極參加研究院

招生等工作。7月，清華學生會邀請王國維向暑期留校學生作公開講演，題目是《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

這一講演非常著名，文稿發表在《清華週刊》，後收入趙萬里先生所輯《靜庵文集續編》。另有方壯猷先生記錄加注的文本，刊於《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卷第四期上。方壯猷是研究院招收的第一屆學生，其被錄取在那年7月。由此推想，王國維的講演可能在研究院學生錄取之後，即7月之末。

近些年有好多論作引用王國維這次講演，這是因為講演中論到1900年前後國內的四大發現：殷墟甲骨文、西陲木簡、敦煌卷子和明清內閣大庫檔案，四者至今都發展成了專門學科，證實了王國維的預見。不過我在這裏要說的，則是講演中關於中國學術史的一個重要的觀點。

王國維在講演開頭就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惟晉時汲冢竹簡，出土後即繼以永嘉之亂，故其結果不甚著，然同時杜元凱（即杜預）注《左傳》，稍後郭璞注《山海經》，已用其說，而《紀年》所記禹、益、伊尹事，至今成為歷史上之問題。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在上引這段話裏，王國維舉出歷史上三項新發現，即孔壁中書、汲冢竹簡和宋代出土的青銅器。然而在講演的後面，他不再提及宋代青銅器，只說“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見”有兩次，“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為什麼他把這兩者推為學術史上的“最大發見”，需要在此簡單說明一下。

孔壁中書，是西漢前期在曲阜孔宅壁中發現的竹簡書籍，事見

《史記》、《漢書》、許慎《說文》、王充《論衡》、荀悅《漢紀》及《孔叢子》等書。如《漢書·藝文志》載：“《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指《尚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發現的時間，學者或依《論衡》校正為景帝末，獻書朝廷者，依《漢紀》修改為孔安國家，是合乎情理的。這些書籍應該是在秦代焚書時藏匿壁中的，其內容以《尚書》為主，其中有十六篇是漢初伏生所傳今文《尚書》沒有的，由於係以戰國古文書寫，稱為《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和當時出現的其他古文典籍一樣，長期未能列於學官，沒有取得官方認可的地位。西漢晚年，劉歆為此移書責讓太常博士，開啟了經學的今古文之爭，成為學術史上的大事。有關今古文，特別是今古文《尚書》的討論爭辯，一直延續下來，到今天仍然沒有結束，孔壁中書發現影響的深遠於此可見。

汲冢竹書，是西晉之初在汲縣一座戰國時魏國墓葬裏發現的竹簡書籍，事見《晉書》等文獻及汲令盧無忌所建《齊太公呂望碑》。發現的時間，有武帝咸寧五年（279年）、太康元年（280年）、太康二年（281年）等異說，清代雷學淇論為咸寧五年，較為可信。竹簡獻上朝廷，有學者束晳、荀勗、和嶠等多人受命整理，共有書十九種，七十五篇。其中最重要的，是魏人所撰史書《紀年》十三篇（有學者校正為十二篇）。

汲冢書發現的意義也很重大。王國維前述講演說：“惟晉時汲冢竹簡，出土後即繼以永嘉之亂，故其結果不甚著，然同時杜元凱（即杜預）注《左傳》，稍後郭璞注《山海經》，已用其說，而《紀年》所

記禹、益、伊尹事，至今成為歷史上之問題。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實際上《紀年》的影響遠不止此，即以從錢穆到楊寬等先生利用《紀年》校正《史記·六國年表》一事而言，貢獻就已很大，這些成果自然是王國維不及見的。

王國維講的這兩項“最大發見”都是戰國時期的竹簡書籍，都在學術史上造成了重大影響。但是，不管是《古文尚書》還是《紀年》，其原貌今人都看不到了。《古文尚書》在東漢已歸散佚，東晉時梅赜所獻，唐代孔穎達《尚書正義》所收，如今見於《十三經注疏》的，前人已論定是“偽古文”。《紀年》同樣於唐代散佚，明以後整本流傳的所謂今本《紀年》，如王國維等先生論證，也是偽書。朱右曾、王國維等學者輯錄的古本《紀年》，儘管寶貴，保留的佚文究竟不多。這久已成為學術界似乎無法彌補的歷史遺憾。

今天，幸能在清華簡中又看到了真正原本的古文《尚書》和近似《紀年》的史籍，給我們研究古代歷史和文化帶來了新的希望，也一定會在學術界造成深遠長久的影響。有關《尚書》、《紀年》的一些懸疑不決的問題，很可能由於新的發現獲得解決。

清華簡還有不少來不及深入瞭解的內容，比如類似《儀禮》的禮書，前所未見的樂書，與《周易》有關的占書，近於《國語》的史書等，只能留待今後介紹。

三、整理考釋任重道遠

專家們對清華簡所作“鑒定意見”著重指出，這批珍貴竹簡“由於年代久遠，簡質脆弱，又經過流散，清華大學已做的清理保護，是及時和必要的。建議繼續吸取其他單位經驗，提高技術水平，將這

批竹簡的保護工作做得更好”。專家們還“希望清華大學積極穩妥地推進這批竹簡的整理研究工作，及時編輯出版整理報告，提供學術界研究”。這是對我們參加清華簡整理工作的人員提出的嚴肅要求，使我們倍感所負責任的沉重。

簡的清理保護工作，還需要繼續進行，如何保護得更好，本身就是一項科研課題，應該以多學科結合的方式來探索和實施。尤其是從長遠的角度看，應採取怎樣的措施，是否脫水，有沒有什麼更好的手段，都須極為慎重地考慮。

適應文物收藏入庫的要求，每枚簡，包括整支和殘片，都必須登錄編號。簡上的種種現象，都必須記錄下來，至於形制、尺寸、字數等要素更不必說。

照相要儘快開始。這些年整理出土簡帛的經驗，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都是依靠照片進行的，而最後的整理報告，更需要有高質量的圖版。因此，對竹簡的拍攝應有足够的要求。一部分不够清晰的簡，還需采用紅外線攝影等等方法拍攝，儘可能使文字顯現出來。

為了將簡文提供大家考察研究，整理者要做好簡的綴合、編排、錄寫和釋讀等一系列工作，這些工作步驟是交叉進行的。當然由於能力和時間的限制，每個步驟都不可能做得盡善盡美，但總應提供讀者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礎。

在所有保護和整理的工作環節上，我們都期待大家給予支持幫助。我們會以適當方式，儘快向各方面報道整理工作中的發現，也一定做最大努力編寫有關簡報，並分卷出版竹簡的整理報告。

雖然已有幾個月了，我初次看到這批珍貴竹簡時心中的強烈震撼感還沒有過去。限於個人學力，以上所談不過是幾點初步認

識，敬希大家指教。

（原載《光明日報》2008年12月1日）

補記：清華簡經拍照時詳細點數，有2388枚，其後又通過紅外線攝影等找出一些有字殘片，總數計約2500枚。另外，本文說簡中有《康誥》，後來證明是誤認。

論清華簡《保訓》的 幾個問題

2008年7月，清華大學受校友捐贈，從境外搶救入藏了一批戰國竹簡。^①當時發現竹簡經過較長時間流散，有菌害霉變的危險，學校迅即建立專門的工作室，進行必要的保護清理。到10月初，初步的保護工作告一段落。10月14日，應清華大學邀請，來自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吉林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國家文物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上海博物館、荊州博物館的十一位學者專家，對這批竹簡做了觀察鑒定。

通過清理點數，清華這批簡，包括整支與殘片，共有2388枚，估計原來支數在1700支以上。簡的形制多種多樣，長度較大的有46厘米，即戰國時的2尺，最小的有不及10厘米的。較長的簡多為三道編，簡上用以固定編繩的切口及一些編繩遺迹清楚可見。絕大多數簡都有墨書文字，一般都較精整，保存良好，模糊難辨的很少。少數簡上還繪有圖形，有的更有朱絲欄，顏色相當鮮明。

清華簡的文字屬於戰國時期的“古文”，富有楚文字的特徵，與郭店簡等相類，因而其年代可推斷為戰國中晚期之際，即公元前300年上下。2008年12月，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實驗室、第四紀

年代測定實驗室接受委托，對清華簡無字殘片做了 AMS 碳 14 年代測定，結果是公元前 305 ± 30 年，與上述古文字學的推定吻合。

簡的內容非常豐富，還有待詳細審讀，但可以確定的是其性質主要是書籍，沒有發現遣策、曆譜等，而且多數是經、史一類的書。如我不久前曾介紹的，^② 簡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是《尚書》，有些篇見今傳本而有異文，有些篇則是前所未見的佚書，還有些是見於《逸周書》的。另一極重要的內容是一種類似《汲冢紀年》的編年體史書，所載史事始於周初，下及戰國前期。這當然只是清華簡內容的一部分。

清華簡的整理考釋工作剛剛開始，根據以往類似工作的經驗，整個過程一定是相當漫長的。我們希望在整理進行間，儘可能向大家提供訊息，以回應對我們的關注和幫助。這次公佈的《保訓》篇釋文，^③ 就是向大家的一次請教。

我們之所以首先選取《保訓》，是由於這篇簡書長度特殊，雖然分散在大量竹簡中，但比較容易集中起來。簡上文字書寫風格與衆不同，也是整理的有利條件。事實上，我們在竹簡的清洗除霉的時候，即注意到現排為《保訓》第一簡的一支，簡上開首為“惟王五十年”，更引起我們的重視。

下面試分幾個問題，來討論《保訓》簡的性質和意義。

首先要說的是，《保訓》篇是周文王臨終時對其太子發即武王所作的遺言。

篇文開始說：“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歷，恐墜保訓。”“不瘳”語見《逸周書》的《祭公》，意思是病重垂危，不能痊癒。按文獻中在位共五十年的，只有周文王。《尚書·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史記·周本紀》與之相同。

關於文王在位年數有一種異說，見《呂氏春秋·制樂》：“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比《無逸》多了一年。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講《無逸》“蓋舉其成數也”，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則說：“已動之後四十三年，乃自地動之年即即位後第八年起算，正合五十年。後人誤以八加四十三為五十一，因增‘一’字耳。”^④兩說恐都不可信。無論如何，《保訓》和《無逸》是一致的。

這裏又牽涉到文王是否稱王的問題。《周本紀》云：“西伯蓋即位五十年。……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為文王。”歷代學者多從倫理觀念出發，認為文王聖人，不應稱王，^⑤例如清崔述《豐鎬考信錄》專有《文王未嘗稱王》之論。^⑥其實《詩·文王有聲》說“文王受命”，何尊等金文也說文王受大命，文王晚年稱王恐怕確是事實（儘管《保訓》下文文王不這麼說）。

《保訓》說文王在戊子日“自礪（即類字）”，第二天己丑昧爽召來太子發，講說了遺言。這樣隆重的儀節，和《尚書·顧命》所記成王將崩時的遺命是相似的。《顧命》說：“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懼。甲子，王乃洮類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較《保訓》更為複雜，應該是成王已作天子的緣故。

有意思的是，《顧命》曾經提到文王遺言。今傳本《尚書》在《顧命》後面的《康王之誥》，原與《顧命》相連為一篇。其中記載成王死後，康王即位時，太保召公和芮伯告康王說：“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正義》云高祖“謂文王也”。楊筠如《尚書覈詁》已指出“寡”與“顧”通，“寡命”就是“顧命”，^⑦也便是遺言。但文

王遺言從來沒有發現，《逸周書》有《文傳》篇，序云“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篇首為“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莫（暮）春，在鄗（鎬），召太子發”云云，文辭不古，也算不得遺言。

在《保訓》篇裏，文王對太子講了兩件歷史傳說，一件是關於舜，另一件是關於微，而他通過兩者所要講的，是“中”這個富於哲理性的觀念。

簡文稱：“昔舜舊作小人，親耕于歷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違于庶萬姓之多欲。”強調舜有在民間作“小人”的經歷，正同《無逸》的精神相合，是讀《尚書》者都知道的。至於舜的“求中”，是在他受到堯的拔擢之後的事，所以說要做到不違反百姓的種種意願。

下面說舜，“厥有施于上下遠邇，乃易位邇稽，測陰陽之物，咸順不擾”。這段話應參看《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簡文講舜施政於上下遠邇，總要設身處地，就近考察，這是“察邇言”；測度陰陽（意即正反）之事，這是“執其兩端”，從而達到中正之道，所以簡文說舜做到“得中”了。這裏的“陰陽”，以及下文“言不易實變名”的“名實”，都有哲理意味，值得探究，也有關簡文的形成時代問題。

什麼叫“三降之德”，尚不能解。文獻和近年出土戰國簡多見“三德”，最早的可推《尚書·皋陶謨》和《洪範》，但含義不同。

談到舜與“中”，大家還一定會聯想到《論語·堯曰》的首章：“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漢人如《史記·曆書》、《潛夫論·五行志》，均以為是堯禪位於舜之辭。《堯曰》又說：“舜亦以命禹。”堯、舜、禹的傳承都講到中道，^⑧這和《保訓》的思想似乎有一定關係。